



南珠儿受到副市长的单独接见，很快传到了都市日报社。从这一天开始，报社上下所有的人，立即对这位记者刮目相看。社长更是高兴得眉飞色舞，逢人便说：“这下报社的困难有望解决了。”

原来，几年来报社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找了几次市里的领导，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南珠儿和副市长谈话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全社每个人都看到了，南珠儿却总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极其普通的见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意义。对人们的议论，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是南珠儿还是和麻烦不期而遇了。

有一天，阎副市长处理完一天的事务，又想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秘密。他拿起电话，打了过来。南珠儿见是副市长来的电话，马上打开手机说：“副市长，您

好。”

声音传过来，让副市长听了十分温暖。说：“如果有空，如果不介意的话，如果我们在一起喝杯茶，可以吧！”

南珠儿又来见副市长了。南珠儿以为只是一次下属和领导的谈话，或者顶多算是朋友间的见面，也没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可是阎克用再一次谈到了那个秘密的事儿。他说：“我倒不是要窥探不该知道的秘密，而是我现在遇到点儿麻烦，想，能不能通过这个秘密，为我提供来自源泉的力量，帮我走出困境。”

南珠儿一脸冷峻地说：“尽管，我不想说出这秘密，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解铃还得系铃人，这是解决任何麻烦的关键。”

“我的麻烦不是别的，就是不应该把永黥化工厂的厂址选在海边，现在市里正在抓洗水工程，我担心一旦污染了海水，罪过可就大了。”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这么浅显的问题连老百姓都知道谁是谁非，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这都是想出政绩惹的祸，我也是太想出政绩了，还以为是大手笔呢。”

“这样的问题，除了尽快纠正，减少损失，谁都帮不了您，也是谁都不能原谅的，就更和秘密不沾边了。”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秘密，或许对我会有帮助。”

南珠儿并不想知道副市长麻烦到了怎样的程度，更不想走进他的生活，于是，把相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后，她说：“还望副市长能够谅解，这个秘密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哪个人的。”

这让副市长感到很没面子，临走的时候，连手都没握，几乎是不欢而散。

南珠儿开始还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可是接下来几天，她发现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似乎多了几分戒备，甚至连社长，看着也不那么舒服。她有些歌剧《浮士德》里的玛甘蕾特的感觉，无意中卷入了一个漩涡，难以分身了，在众多异样的眼神中，昔日的“花中之王”，如今好像成了人人关注的“靶子”；或者像巴尔扎克笔下少女于絮尔·弥罗埃的感觉，不想和自己的初恋情人分手，也不得不和自己的重逢伙伴离开了。

南珠儿见到了郝思嘉。郝思嘉说：“可惜呀！都市日报社好像容不下你了。”

“为什么呢？”

郝思嘉把整个事件从前到后捋了一遍，最后说：

“不但都市日报社，就是整个海洋市也是难容的。”

“可是我不能违背老师的意愿啊！”

“那是你个人的事儿，你现在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郝思嘉接着又说：“到底是白泉老师重要呢，还是一群人重要呢？这个问题你必须立即做出回答。”

南珠儿陷入了人生僵局。当初她因为洪建民来到了海洋市，甚至因为洪建民爱上了这座新兴的城市，也爱上了这个城市的清洁水源；现在为了洪建民，她即使满怀眷恋，也必须做出积极的抉择。这时，她感到已经要和这里说：“海洋市，再见了。”

就在这件事儿发生不久，南珠儿接到了新闻传媒大学执教的聘书，结束了报社记者工作，真的离开了海洋市。不过这一次南珠儿和洪建民打了招呼，还特意邀请他参加了她的送行晚会。

洪建民在送南珠儿去车站的时候，南珠儿看着洪建民一脸的苦涩，说：“别伤心，建民，清水与河流会重逢的。”

“从新洗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我们个人的期待，我就是舍不得你离的太远。”洪建民久久地握着南珠儿的手说：“你还没有告诉我白泉老师说

的秘密呢。”

南珠儿挥了挥手，回身踏上车箱，说，下次，等下次见面吧。

洪建民看着火车带着南珠儿慢慢腾腾离去了。

人世间，好多事情不知是巧合呢，还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海洋市的引水工程也结束了。在庆功会上洪建民见到了局长。局长说：“上级有关部门，考虑到你在引水工程中的突出表现，以及谐调、整和能力，组织上有两份工作任你选择，我先跟你透个话：一是回水务局水资源管理处，或者到市政府水环境专家团作督导员。”洪建民考虑到督导员的工作，比较富于弹性，每天可以坐班，还可以不坐班，这样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对环境资源作些调查，为逐步实现白泉老师的计划做些切实的工作，觉得更适合。洪建民选择了这份工作。

洪建民的督导员生涯一开始就出现很好的势头，甚至让他感到好事情接连不断的涌现。先是他对全市水环境作了全面调查，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海洋市水资源现状及50年远景预测》。文中以翔实的调查材料为基础，有理有据的进行了客观分析，让人们看到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潜力极其有限的同时，也看到保护有限水资源的必要，尤其对近海滩涂状况的分析，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理工大的谢培琳院士，看了文章，找他专门就水环境问题，谈了三天三夜。并且要把他的得意门生在读博士生苏珊儿，介绍给他重新认识，好把他的生命环境课题研究继承下去。原来，苏珊儿自从回到远在天边的距离以后，在洪建民离开引水工地不久，也离开了水库管理局，去进修生物环境工程硕士了，接着又继续攻读博士生，而且依然想着洪建民。

谢培林院士笑着说：“听说你们在引水工地上，还是在保持3米距离的原则下，并肩工作过的同事呢。”

洪建民听了，也笑了起来，说：“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儿，做事不免有些不近情理，还望老师原谅。”

“苏珊儿，一点都没怪你啊！回忆起来她还感到很有意思呢。”谢培琳饶有情趣地说。

“谢谢老师，我不是不喜欢苏珊儿，我是不能没有南珠儿，我们都是白泉老师的学生，致力于清水与河流重逢的使命难违，我不是拒绝老师您的好意。”

谢培琳院士说：“白泉和我，还有仍然在西京大执教的孙乃伊教授，我们同出一门，都是著名已故环境学家薛巢贤的弟子，白泉以水环境净化为主攻课题，

手握《白泉重逢定理》；我主要研究生命环境，我的定理是《白榆年轮定理》；孙乃伊侧重生活环境领域，他手握《白音震动定理》，他提出的沙草治沙的设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洪建民听了十分惊讶，说：“怪不得白泉老师对我说，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两位同学谢培林院士和孙乃伊教授，代他向你们问好呢？”

谢院士听了，说：“可贺的是，你的老师有了你这个理想的接班人，可是我至今还在物色呢？苏珊儿虽然可以传承，可在生命环境领域，没有你这么深厚的功底。”最后说的一句话更让洪建民没齿难忘。他拍着洪建民的肩膀说：“真不愧是白泉教授的关门弟子，后生可畏啊！不知这一生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环境事业做点事儿。”

后来，他们又谈了好长时间，让洪建民更是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学无止境。

这期间，他多年酷爱的文学写作又表现出不错的状态。一天夜里，他在旧书堆里拣起一本已经破旧的《读者》文摘，他读到前苏联诗人写的一首诗《子夜的礼物》，忽然彻悟：原来这诗是可以这样写的。他甚至感到这世界换个方法排列，居然有一种十分新奇的

感觉呢！他立即从随身书箱里，把他13岁以来写的诗全部翻了出来，企图从中找到他和大诗人的差距，结果事与愿违。洪建民始终觉得自己的诗比他写得好。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既浪漫抒情，又大气磅礴而富于哲理，意象虽然密集，但恰到好处。

不过，他还是很看好这位诗人的。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只要改动几个字就会变成：无论你在哪里，始终都站在我的心中。这和他思念南珠儿的心境十分接近。于是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按着这个模式写了一千首这样的情诗，贴在各大诗歌网站和一些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网站上。他从中精选，每12首合成一组，题名《建民抒情诗选》。在他看来这些诗十分漂亮，他分别向32家诗歌期刊投稿，竟然百发百中，陆续发表了。其中几家比较有名气的刊物如：《中国诗虫》、《大家诗选》、《小星星诗刊》、《国际华人情诗选》等都有这组诗的身影，这让他名声大振，且越发不可收拾。

开始他还有些顾虑，但他实在太想南珠儿了。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这使他成了水环境文学网、诗坛新锐，而且也是网上最被关注的网友之一。特别是，在他关注南珠儿的同时，南珠儿也在关注着他。她时常在他的博客中留言，或者在QQ里，他们谈到深夜，

甚至一直聊到第二天太阳重新出现在东方，照亮他的窗子。但更多的时候，他在网上看不到南珠儿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在网上，虽然南珠儿大多数的时间隐身，但，当他最需要的时候，南珠儿也会现身，向他询问白泉重逢定理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并交流自己的看法：如怎样制作环境树计算尺，清水与河流重逢的重大意义和关键步骤，以及应用方面如何达到效率最大化。尤其南珠儿关于微积分和导数等高等数学知识介入白泉重逢定理研究的建议，让他顿开茅塞。这对八大区域权值的推导和计算尺的制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南珠儿的思念。

与此同时，他还利用黄金州节假日，自费先后到了欧洲、非洲、东南亚以及美国、日本、以色列、印度、新加坡等一些先进的和不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让他更加感到清水与河流重逢的意义非凡。在考察欧洲莱茵河的时候，更让他感到治理环境的紧迫。在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欧洲工业复苏，开垦河流湿地，河中轮船排出的废油、两岸居民倒入的污水、废渣以及农场的化肥、农药，仅在德国段就有约300家工厂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铜、镉、汞、去污剂、杀虫剂等上千种污染物倾入河中，莱茵河遭受严重

污染，一度成了沿岸十七个国家的天然下水道，水生生物种群大幅度减少，有的出现了变异，连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河里的鲑鱼都绝迹了，经过数十年的治理，现在清澈了，可是至今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生态水平。虽然17年后，在法国河段看到了鲑鱼的身影，可是德国段的莱茵河，至今一条鱼也没有了。

他遍访天下环境名人。如小学同学魔芋园园主南海芭蕉梁基伟、西北红柳园园主冷关公孙文辉、西部引水名人一树珍珠柳昊杰、昆城鲜花盛开的村庄总经理勒杜鹃朱荪、闽南红树研究所所长小叶榕邱玉麦，东海造船厂工人画家、水环境诗人水黄皮宋晨光，等等。这让他眼界大开的同时，还看到了清水与河流相逢，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他与外界联系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是水环境专家团的督导员，主要因为他还是网上最近出现的水环境文化的一颗新星。他四处参加各种会议，像水环境文化报告会、环境文学会、文学发展前瞻会、诗歌作品研讨会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踏诗会，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诗歌艺术沙龙、文学沙龙、主流环境艺术沙龙以及非主流人体艺术沙龙，有主题和无主题音乐会，都能看到伟岸的身影。

洪建民出入于文学骚客们布置的高雅殿堂，即使不想辉煌也不能不辉煌了。他仿佛已经成了真正的水环境文化专家、文学家和诗人，而不是水环境专家团的督导。这让他很满足。他先后出版了各种各样的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合计达二十本之多，赞美白泉、吟咏爱情，歌颂清水，憧憬清水与河流重逢愿景。其中一本他以老师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白泉》，虽然没轰动全国，却在海洋市引起了一场意象不到的骚动。

事情是这样的。洪建民的小说发表了，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年余无人问津。这本身一点都奇怪。洪建民知道在海洋市新华书店的书常年流转品种达22万个之多，而真正能实现交流，到读者手中不足8万个品种。在这8万个品种中，有3万种只卖了一本，很多还是作者家人或者要好的朋友买的。洪建民看到自己的书沉睡在书架上，一点也没感到尴尬。可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有一天。南珠儿的好友郝思嘉到书店买书，本来她打算买本营销策略的书，可是她不知怎的，跑到陈列小说的柜台上来了。随手拿起这本《白泉》看起来，当看到故事主人公白泉的弟子在引水工地，那个男孩碰了女孩的乳房时，立即来了精神。尽管故事用的是化名，可是对南珠儿与洪建民联手治理水污染的

经过，她是清清楚楚的。她看到这儿，立即买了一本，也顾不得自己要买的书了，回去一口气读完，又连夜以《一个女孩的乳房就这样失去了“贞洁”》为题写了篇文章，文章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女孩的乳房，就是白泉，当它被污染了，白泉就会变成黑水，试想，假如孩子喝了这样的泉水，孩子的心一定是凄苦的。”之后，郝思嘉请报社的采编室主任走个“后门”，第二天见报了。谁也没有想到，立即引起了全市260万对眼球的关注，于是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到书店抢购《白泉》的购书狂潮。那一天，书店里各个楼层，为满足突然来抢购《白泉》读者的需要，不仅三楼原来卖文学书的柜台全部摆上了《白泉》，其他1、2、4、5四层楼，个个柜台也全都摆上了《白泉》，收银台POC机前等待交款的人，排成了长龙。

新华书店门前更是人山人海。书店老总汪泉喜笑盈盈地拿着话筒喊：“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代表新华书店的全体职工向大家敬礼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女孩的乳房，竟会有这样大的爆发力，居然让一本沉睡了一年的《白泉》，忽然醒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白泉》的存量不多了，库里原来积压了5000多本，可是从今天早晨开业至现在不到3个小时，就卖出了4900余本，现在只剩下不足1000本

了。我们正在和出版社联系，准备边印边空航发过来，满足读者的需要。”

本来汪总想说从航空渠道，一着急说了个“空航”，拥挤的人群里不知谁理解错了，说了一句话：“空行就是空格键，什么时候到还不一定呢？”还有的质问说：“你们工作怎么做的，难道一点市场前景性都没有吗？”尤其是一听说还有不足1000本了，更加担心自己买不到，不能先睹“乳房”为快，就更加用力的挤了上来。此时新华书店门前人头攒动，仿佛阴历十五汹涌奔腾的潮水。

民警、书店保安和书店军民共建单位武警支队，派过来的一个营兵力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共同维持秩序，依然力不从心。公安局在原有30名警察的基础上，又抽调了80名干警立即赶了过来。可是等在书店门口买书的读者实在太多了，门前可容纳3万人的海洋市中心广场挤满了人，广场前后的八条街道也到处站满了人。据当日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现场挤在门外等着买书的读者，足有8万人之多。赶到现场指挥的公安局局长白有喜对书店老总说：“汪总啊！我们现有的警力都用上了，宣布闭店吧，再不闭店，可能要出事儿，实在是不行了，据报告不仅本市的读者还在向这里涌来，周边县市区的读者也在路上，其先头人

群已到达北关岭入市口；来自北三市的消息说，尚有数万名读者业已出发，也向这里赶来。”汪总说：“这是新华书店建店六十余年来，从没有发生的事儿，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个好机会，我们真的是始料未及啊！再等等，再等等。”

正说着，忽然人群里有人尖声喊：“不好了！有人跌倒了，请大家向旁边撤一撤！”可是人们不知往哪儿撤，挤在前面的向后撤，挤在后面的向前撤，左面的向右，右面的向左，在原来一个人跌倒的地方，又跌倒了一群人。公安局长说：“不好，汪总你立即宣布闭店，我过去看看。”只见公安局长向上一挺，从人头上爬了过去，站在几个武警的肩膀上高喊：“兄弟姊妹们，广大市民们，我是公安局长，请大家听我的口令，以我为中心，从这儿立即向后缓慢撤离，不要再造成新的拥挤。”

原来这海洋市是全国十个文明城市之一，市民平时的文明程度本来就好，听到局长的话，马上停止了拥挤，立即在武警和警察的疏导下有序的疏散开来。有人边撤边说，“不是我们故意挤，因为我们不知道向哪儿撤。”

欲知后来如何，《红树之恋》下章更精彩

（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